

董生龙

李向宁

葛建中

著

青藏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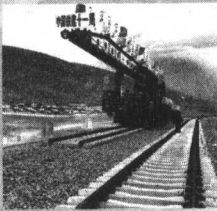
青藏高原，因青藏铁路而气度雄伟，风绕云集！
青藏铁路，因青藏高原而万众景仰，百世流芳！

青海人民出版社

I253.6
6
2006

青藏大铁路

QINGZANG DA TIELU



董生龙 李向宁 葛建中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2006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藏大铁路/董生龙,李向宁,葛建中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12(2007.2.重印)
ISBN 7-225-02749-2

I. 青... II. ①董... ②李... ③葛... III. 报告文
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9578 号

青藏大铁路

董生龙 李向宁 葛建中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8 001—11 000 册
书 号: ISBN 7-225-02749-2/I·497
定 价: 29.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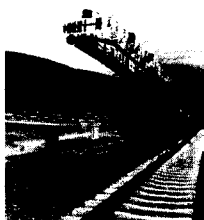
董生龙，笔名钱稹，陕西乾县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作家协会主席，兼《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牧笛》杂志总编辑。著有诗集、小说集、报告文学集、电视剧等7部；作品曾多次获省人民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作品提名奖和省“五个一”工程奖、省哲学社会科学奖。诗作被译为英文、塞尔维亚文、罗马尼亚文、藏文、蒙古文出版。



李向宁，男，1957年9月生，陕西省西安市人，现为西宁市广播电视局总编室主任。青海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宁市戏曲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小说《贞节》、《貂恋》等；散文《青藏线笔记》、《京城故事》等；广播剧《魂归唐古拉》、《乡魂》等；电视剧《左边是黄河，右边是崖》、《上去个高山望平川》等；出版作品集《我不敢忘记》。作品曾获“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奖”、青海广播电视文艺奖、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葛建中，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曾当过教师、公务员、编辑、副研究员。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青海作家协会委员、青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期行走于青藏高原，有数篇作品获省、部级奖。



目 录

序 曲 / 1

第一章 众山重水中的路途 / 9

第一节 历史的记忆碎片 / 10

第二节 寻找古代丝绸之路 / 17

第三节 神秘宗教之旅 / 21

第四节 唐蕃古道上的公主们 / 23

第二章 喜马拉雅的呼唤 / 28

第一节 敢问路在何方 / 31

第二节 是谁带来千年的期盼 /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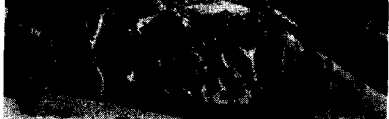
第三节 选择青藏线的若干个理由 / 47

第三章 天路梦想的诞生 / 55

第一节 雪域中的壮举 / 55

第二节 心灵休憩的后花园 / 70

第三节 行走在生命的禁区 / 87



第四章 世界之巅的伟大跨越 / 101

第一节 筑起坚固的生命保护线 / 102

第二节 冻土啊！冻土 / 118

第三节 绿色铁路的希望 / 129

第四节 保护神圣家园 / 140

第五章 人文铁路 精神高地 / 153

第一节 靠前，靠前，再靠前 / 154

第二节 翱翔在世界屋脊上的雄鹰 / 169

第三节 “极地”的越岭之战 / 183

第四节 高原上盛开的雪莲 / 201

第六章 一个太阳 一片蓝天 / 219

第一节 藏族汉族一个妈妈的儿女 / 220

第二节 同在一片蓝天下 / 229

第三节 让历史告诉未来 /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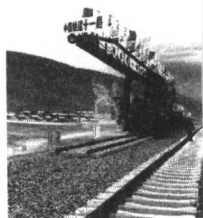
后 记 / 263

序 曲

曾经波光浩淼的古地中海已在亿万年前退却了，当人类从爬行向直立行走逐渐演化时，人类的头颅也与一个高大陆同时抬升——以喜马拉雅为首领的高原大陆浮出水面，并以傲然的姿态，迅速成长为地球的制高点——青藏高原诞生了。

青藏高原沐浴亿万年的风风雨雨，成为地球上最为活跃的板块，不同凡响，一鸣惊世，占尽风流，是地球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地形最为复杂的大高原。它莽莽苍苍，拔地而起，巍然矗立。辽阔的地域面积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西北部、甘肃省西南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缘。北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与甘肃、新疆相连；东部经夏河、临潭一线与黄土高原分界；向南大致以3 000米等高线与四川盆地相连，并以康定、稻城、德钦一线的东南与云贵高原分野；南部以喜马拉雅山脉与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接壤；西部以帕米尔、喀喇昆仑山与克什米尔邻接。土地总面积约为25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上，群山耸峙，河流纵横，湖泊密布，草原广阔，沼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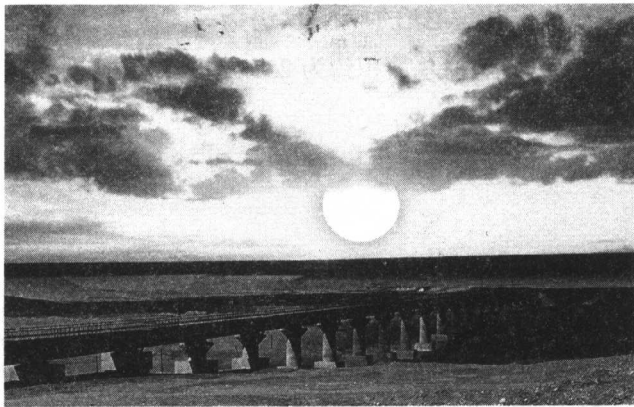




遍野,冰川迤迳,形成了独特、神奇的高原自然景观。在它的怀抱中,有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大湖——纳木错湖;黄河、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噶尔河)等众多的江河作为它源源不息的血脉,在流淌着;晶莹玉雕般的冰川有5万平方公里。这使青藏高原成为一个水系发达、被称誉为“中华水塔”、“亚洲水塔”的圣域。

这个高峻、神秘的高原,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由于其面积巨大、海拔超群、形成历史较短以及自然环境独特等多种原因,使它在全球高原、高山区域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以绝无仅有的海拔高度、莽莽苍苍的接天雪峰、寒冷恶劣的气候、辽远空旷的空间而被众多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和探险家把它与南极、北极相提并论,称之为地球的“第三极”。

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在他的著作《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中这样说:“巨大的天然堡垒,西藏屹立在中亚心脏地区蜿蜒起伏的世界最高的群山之中。它高达4800多米,直冲云霄。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对这样惊人的高度惊叹不已,把它称之为‘世界屋脊’。它地处偏远而又令人神往的首府拉萨,长期以来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因而他们把它叫作‘禁城’。”“从地理学的观点看,这块高踞于邻国之上、令人头晕目眩的土地是怎样形成的呢?科学家认为,大约在6000万年以前,当时是一个较大岛屿的亚洲次大陆与亚洲的其他地区曾发生过巨大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碰撞。这使得它们之间的整个海底猛烈地向上隆起,形



成了西藏断层及环绕四周的群山。在远离大海的西藏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化石,似乎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但是,无论引起这个异乎寻常的隆起的起因是什么,它都在西藏的四周设起了最好的天

然屏障。世界最高峰从三面切断了西藏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北面它受到昆仑山脉,或称为黑山山脉的保护,它与南山山脉连成一片,形成了抵御外侵的隐蔽堡垒。巨大的喀喇昆仑山和拉达克山脉封锁住西部门户。喜马拉雅山山脉护卫着南侧。临时的关口像巨大的阶梯穿过冰雪的城墙。这些关口易于监视和防御入侵者。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都被冰雪封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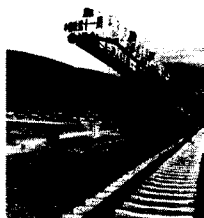
曾两次试图进入拉萨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把西藏描绘成“在我们星球表面上能够见到的最大的地壳隆起”;一些西方旅行家也将西藏形容为“最高的地堡”。

在 2.8 亿年前的早二叠纪,青藏高原尚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沉睡,这个海就是古地中海。1888 年,地质学家徐士(E.Sness)在他的著作《地球外貌》中,将古地中海命名为“特提斯海”。特提斯(Tethys)是古代希腊神话中海神涅柔斯的女儿。特提斯海的南北两侧是已被分开的原始古陆,南边是冈瓦纳大陆,北边是劳亚大陆,也叫欧亚大陆。二叠纪晚期后,两块大陆分裂、飘逸,印度板块分离出来后向北迅速移动,特提斯海洋壳受到强烈挤压、碰撞,强烈的地质运动持续不断,使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地区不断隆升,古海退却成为陆地,碧波万顷的海洋历史彻底宣告结束。新生的大陆,其间有广阔的平原,起伏的丘陵,丛林茂盛,郁郁葱葱,山川秀美,气候宜人。

距今 4 000 万年前,在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青藏高原以其震撼地的力量喷薄而出、跃然而上,从而成为地球上非凡卓绝的高原大陆。从此,开始书写新的激越篇章。

古老而年轻的青藏高原,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曾演绎了伟大、壮丽的历史,创造了众多古老、神秘的传说,诞生了许许多多震撼民族心灵的神话故事。在那广阔宏大的时空里,汇聚成雄浑激越的交响曲,在地球之巅久久回荡,那天籁妙音,让多少人屏息谛听、魂牵梦萦。

在吐蕃王朝初期的古籍中,记载了藏族和青藏高原起源的古老传说:在遥



远的古代,有一猕猴与岩魔女结为夫妻,生育6只猴子,后来繁衍到500只猴子并得到了神粮的饲养,再后来“毛迹渐短,尾也渐缩,更人语言,逐变为人”。这个古老的关于藏族起源的传说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还被描绘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的壁画上。那猕猴住过的洞穴,传说就在泽当附近的贡布山上,而“泽当”也因为“猴子玩耍之地”而得名。

在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人类的祖先把他们生产生活中的物品遗落在这个不断抬升的高原,让后来的人们从寻找高原的历史和他们的踪迹之中,领悟出人类文明在高原上的生生不息和长久回声。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等人于1956年7~8月在青藏高原进行地质普查时,在青海的沱沱河沿和可可西里、格尔木地区及西藏的那曲,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经过分析,这些石器除一部分为新石器文化外,其余大部分为旧石器文化。1966年7月,我国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考察队在西藏聂拉木县又发现了两个石器点。同年,在西藏定日县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又陆续在西藏的申札、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地,先后发现了355件石器,其中,有旧石器186件,并且都分布在海拔4400米以上。1982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石器,经过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它的发现表明,在更新世气候条件较为有利的时期,青藏高原上已有古人类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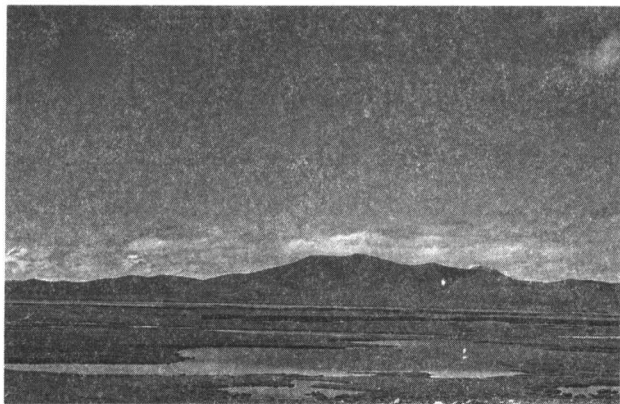
岁月沧桑,时光流逝。远古的辉煌与壮烈已经随风飘去,人类先祖的荣光已在历史的嬗变中灰飞烟灭。然而,当我们行走于高原大陆,注目于先民们在大陆上镌刻的不朽画图时,不由得会惊叹古代人类的伟大创造和与大自然和谐的统一。

在青藏高原腹地,有许多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岩画。在那些充满了质朴和生气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充沛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刚劲的精神。在西藏西部阿里和北部的加林山脉以及青海湖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野牛沟、庐山、怀头他拉等地分布的众多岩画上,可以看到狩猎的场面、神态各异的动物以及人类的生殖崇拜,有猎人,有武士,有男人,还有女人。在那些造型生动、线条粗犷的画面上,我们似乎能看出在这个人类发展演进的辽阔舞台上曾

经上演过的一幕幕史剧。而且,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人类在青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他们创造出的古老文明,从而也就推论出在今日高寒严酷的青藏高原,也曾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对于古代先民在青藏高原的活动,中国古老的文化典籍《山海经》中就有过记录,而且从中能找到今日青藏高原上山脉与河流的踪影。在这部诞生于先秦时代的古代奇书中,第一次记述了昆仑山和西王母,记载了西巡的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瑶池、乐而忘返的故事。

同时代诞生的古籍《穆天子传》中,也记录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的场景:“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谿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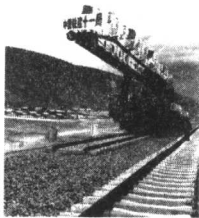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也说:“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返。”

以昆仑神话为主体的北方神话系统随后渐成体系,有些学者专家认为,西王母确有其人,尽管

《山海经》中说她“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但是,在原始宗教盛行的远古人类社会,作为一个会巫术的部落女王,她的服饰与装扮必然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宗教崇拜是相一致的,她的服饰也是图腾崇拜的象征。

我们驱车沿青藏铁路西驰,从吉尔孟溯布哈河而上,越关角山口到达天峻县关角山快尔玛乡的关角日吉沟。这里地势开阔,一座高约 25 米的石山兀立滩中。石山下有一山洞,洞对面有古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寻找到两个上釉瓦当,分别镌刻着“长乐未央”、“长乐万亿”的字样。通过论证后得出结论:这个山洞和洞前遗址就是《山海经》中描述的西王母石室和西王母寺。当年,修建青



藏铁路的工人们曾在西王母石室附近发现了不少古代的残砖碎瓦,可以确信此处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遗址。

当我们站在夕阳的余晖里,环视这石山、石室、开阔的牧场及远处的布尔汗布达山时,胸中陡然涌起一种沧海桑田之感。试想当年,在气候湿润、草木茂盛的远古时代,高原的先民们在此安居乐业,生息繁衍。牛羊出没于花锦草场,珍兽急驰于茂林修竹,流水潺潺,莺飞草长,那种场面是多么让人激动而又神往呵!

当我们走向青藏、走向雪域时,途经高原的大湖、草原、戈壁、盆地、高山、峡谷、河流……实际上,已有众多的王国、部落正在我们的脚下经过,那些已经在历史的灰烟里分崩离析了的部落王权、王国组织、古代建筑……已进入久远的故事传说和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

在这个高峻的高原大陆上,曾出现过强大的象雄王国、吐蕃王国,还有苏毗王国、女国与东女国,吐谷浑国还在青海湖西岸修建了伏俟城作为都城,同时与之并存的还有南凉国,以后还有唃廝囉政权等政治、军事集团出现。它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曾经辉煌过,然后又一一落幕了。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与交往中,各民族的文化在此相互交融,彼此渗透,汇通并存,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因而,它也是人类文化的另一个源头。

在青海湟水北岸的“彩陶之乡”——柳湾,发掘出了规模庞大的原始氏族墓地,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亦属罕见,是继西安兵马俑之后我国最大的文物发现。那些造型各异、制作精细的彩陶,不也是在向我们叙说着昔日的繁荣和远古人类的智慧和部落的辉煌吗?

同样,在柴达木盆地都兰县热水乡的红柳河畔,吐谷浑庞大的墓葬群里,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从中透露出独特的文化气息,令人神往。

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长期以来各民族共生共存,相互学习,形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青藏高原文化圈,众多民族在这里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生动的文化形态。

漫步于古城西宁和“圣城”拉萨的街头，能看到身着各民族服装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自由生活，和睦相处，随时能听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歌声。这时，我们想起已故著名诗人昌耀对青藏高原那一往情深的吟唱：

我们一代代走着。

走向五色光与十二道白虹流照的西界。

在我们前方很远很远——荣禄公都实佩戴着金虎符，
楚尔沁藏布喇嘛手捧《皇舆全览图》，乾清门侍卫阿弥
达身着河源专使的华衮……

我们一代代寻找那条脐带。

我们一代代朝覲那条根。

历史太古老：草场游牧——

西羌人的营地之上已栽种了吐蕃人的火种，而在吐谷浑
人的水罐旁边留下了蒙古骑士的侧影……

看哪，西风带下，一枚探空气球箭翎般飘落。

而各姿各雅美丽山的泉水

依然在黄昏蒙影中为那段天籁之章添一串儿冰山珠玉，

遥与大荒铜铃相呼，遥与铁锚海月相呼，

牵动了华夏九州五千个纪年的悬念。

雪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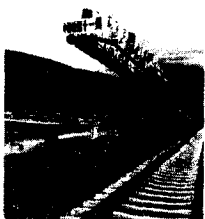
烤得我们浑身绀紫了。

而我们的心肠好热。

我们美似二十世纪浇铸的青铜人。

我们手执酥油浸泡的火把，从碾房出发，告别庭院除夕
的篝火，一路度过了沐浴节、吃酸奶节、望果节……

直向着云间堂奥莫测的化境。



而看到黄河是一株盘龙虬枝的水晶树。

而看到黄河树的第一个曲茎就有我们鸟巢般的家室……

河曲马……游荡的裸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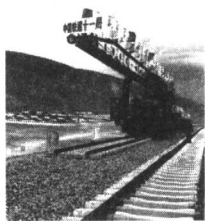
(引自昌耀《青藏高原的形体》之六——《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

第一章 众山重水中的路途

青藏高原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地区,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地方。千百年来,青藏高原像谜一样引发人们的猜测,又像诗一般浪漫、洒脱而又高远,让人们心生梦幻,神迷心醉。它似一位披戴面纱的少女,始终包裹着朦胧、神秘的色彩。

对这个海拔高峻、山川辽阔、江河奔涌、风光独特、环境严酷、地域偏远的高原,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索与求知。自古以来,它在人们的印象中,既向往又畏惧。人们把这片神奇的土地视为畏途,然而,几千年来,它与中原内地的沟通、交流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当我们回首过去,凝视那一幅幅历史的漫漫长卷,目送古人远行的背影时,无不感叹前行者的顽强毅力,并对历史的沧桑、世事的巨变心怀感念。



第一节 历史的记忆碎片

历史上曾频频不断的长途贩运、进贡朝贺、约盟吊祭、告哀报丧、求匠请市、遣俘修和、军事调停、传经布道、朝佛觐见、科考探险等活动,对揭开青藏高原神秘的面纱,让世人了解这里的山川物产、民族风情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青海、西藏间道路的发现、踏勘、开辟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在雪山戈壁峡谷丛生、湖泊沼泽河流遍布以及高寒缺氧的严酷自然环境中,人类的活动还是十分有限并具有相当的危险。谁也无法知道,在从青海到西藏间的千里荒原中,曾有多少旅人、征夫无助地倒毙在路边,成为荒原中的孤魂野鬼。

“汉武帝元鼎六年,将军李息与羌人对阵。羌人败北,沿着古羌中道退往青海湖西南。时值隆冬,寒风呼啸,战士身单衣薄,一夜之间,计有 5 000 人马冻死于归途……”

“公元 4 世纪初,辽东鲜卑吐谷浑部族移牧青海。青海万千险山耸立,加之气候恶劣,吐谷浑半数人马溘然寂灭……”

“公元 472 年南朝组织 300 多人的商队前往波斯交易,途经青海道时,杳然不见了踪影,无一生还。是被当地土著劫掠,还是被风沙掩埋?至今是个历史之谜……”

“公元 1206 年,蒙古旋风席卷柴达木盆地,军威浩荡,雄风锐利,然终抵不过万里漠风吹打,近万人马迷失方向,左冲右突不见生路,只好向死亡挺进……”

“19 世纪末,喜马拉雅地区发生 9 级地震,波及青藏高原大部,大地颤抖,山谷摇撼,生命瞬间灭亡,驿站圯毁,居室坍塌,道路荡然无存,死于半途的马帮以